

~ 16  
2842  
3



門 16  
號 2842  
卷 3

堵文忠公集卷六

傳誌

宜興堵允錫仲緘著

江門蔡公墓誌

悲哉予之誌蔡子也蔡子與予生同時名同籍仕同地苦  
危同患獨恨後期不及同死以此愧蔡子雖然惟予能前  
知蔡子必死亦惟蔡子能信予後死者之究竟能死兩人  
不同死而同歸也有同心矣其心同者其言利非予孰誌  
蔡子抑蔡子非予誌孰妥之歸處哉謹按蔡子之先居於  
泉之塔江幾傳而為藝伯公諱毅又傳而為仰濱公諱佐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5.5.20  
藏

又傳而爲葵一公諱維忠卽公父葵一公以功曹爲府幕卽不以五斗縈懷蕭然寄傲深得儒者之樂生三子長鍾殿仲道宜俱庠生公居季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生而儻奇過誦矢咏俱絕性至孝友宗閭無閒十七歲癸酉入泮卽領鄉薦憫叔昆季之孤告於葵一公曰古有九世同居者今兒不獲與仲母同堂兒恥之食被冠婚何有何無皆兒責也卽廣爨具迎歸與處迄數十指怡怡不知貧如一日二十一歲丁丑魁南宮授滇南司理迎養至中途聞訃音晨夕跣趨哭不絕聲公故癯至是益削杖而起以太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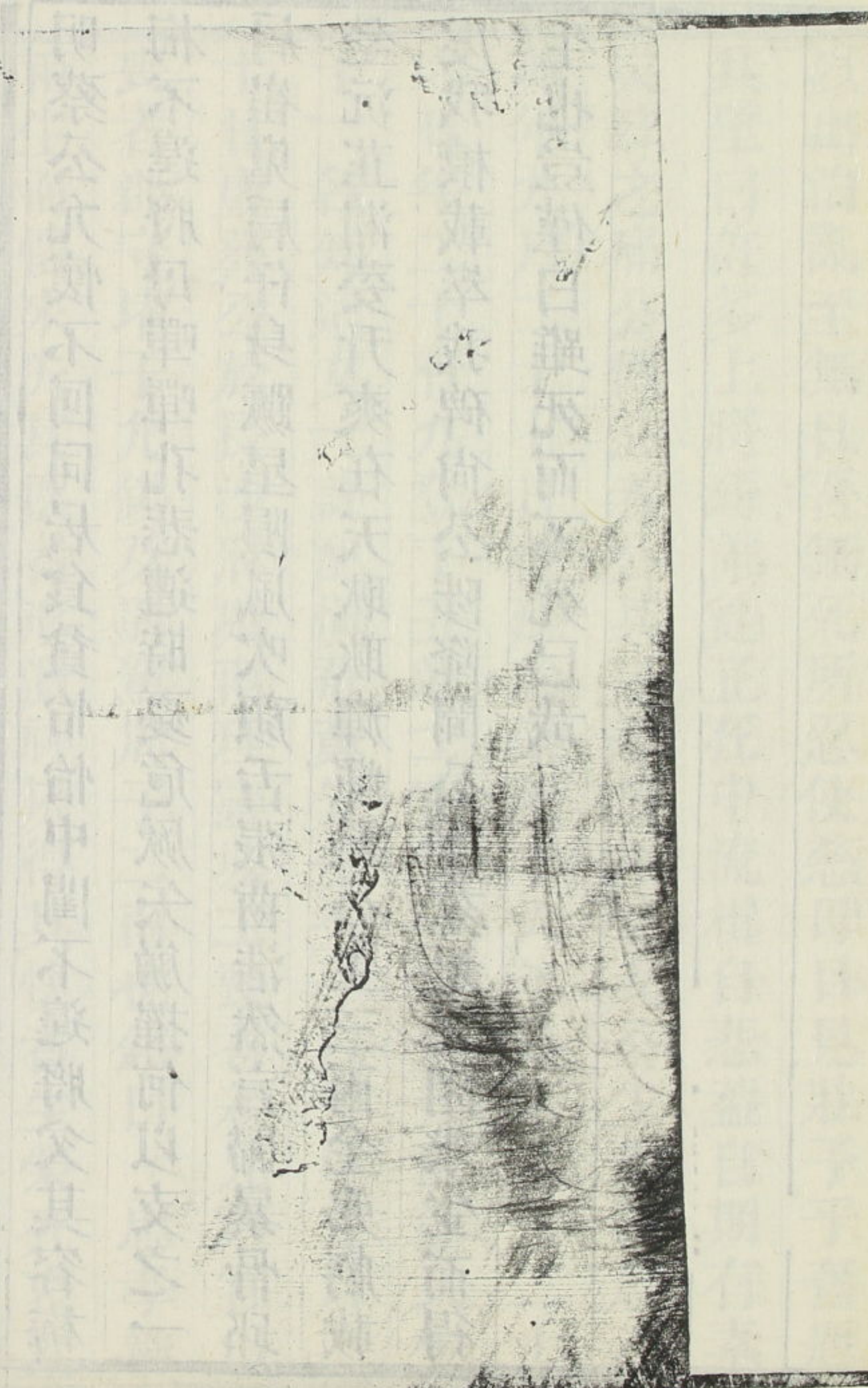
黃故勉一粥三年熒熒不出戶暇則坐展離騷詠正氣歌一過輒淫淫不置一二有心人咸爲之危歲辛巳改理星沙予亦授守是郡公卽鋤暴雪寃愛民課士美無不盡予師事公時方多故予復憊迂動邁閱侮公苦心綢繆暇則促膝道古心腹相勉急則分痛同患手足互應每於迫不及待萬難一措之際兩人支吾起蹶悉其能以從事殆矣猶恃弗孤期月間興大獄起大師定大難敕使雷轟檄書毛集民不知罷予已創而公亦病矣壬午十月公有事於會予以覲行過公小樓秉燭子夜語不可盡公語予曰子

增文忠公集卷一  
烏得去子去是無星沙也予亦曰子速歸署死而後已吾子勉之此時一二淒楚聲不過無聊共激耳孰知兩人即此永訣而兩言竟成凶讖也是歲十二月賊陷荆永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一時名藩重臣大帥勁卒皆潰長莫能自固有廣鎮尹先民者稱能弁公結以衛時民大竄一城內外口口衣游悍且掠且市又文武率屬相扞不和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至尊爲賊所執賊降階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而復縛者三

迴喉降弁尹款語公公瞋目直視曰爾爲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奮縛扯尹胸而搏之賊數萬咸股栗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剛公公就剛罵不絕左右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僅見李侍郎也賊遂踈長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眾渡江明年春正月王師乃恢長三月予復任肖像建祠爲公發喪率諸同人而哭之噫公死矣豈至今日始知公死耶憶壬午之春公將部漕卽促嫂侍太母歸予沮之行不從後不卒漕予勸之迎又不從私於予曰吾與子具處燕在堂也俗悍而犯民敝而賦重上下僂脊

以出治亂至無日吾無死所忍使慈母目見壯子乎奮題其壁曰許多上將薪誰徙正在中流楫自悲蓋自期有素矣茲之痛公傳公者公其以忽然無憾夫公生於萬曆乙卯年九月二十七日被難於崇禎十六年癸未八月二十六日年二十有九登丁丑進士官長沙理刑元配謝氏生子一名知遠女一許配慎菴黃先生次子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於長沙府城南理靈坡主喪者親兄道宜司喪者郡守堵子允錫及別駕周子二南也銘曰 忠孝維兩生而懷來失其懷者形潰神灰得其懷者生榮死哀繫

明蔡公允懷不回家食貧怡怡中閨不違將父其容梅梅不違將母嘽嘽孔悲遭時憂危厥矢崩摧何以支之一肩崔嵬肩仔身蹶星隕風吹顏舌張齒浩然言歸暴骨邱塋沅芷湘葵升爽在天耿耿輝輝繫公生三兩全弗虧載虔我檄載萃我碑尙公陟降聞公警欬是之謂求生而得生也豈僅曰雖死而不死已哉



始祖通五公本傳

傳者傳其功德以為繹思以為法則也或本或支因其  
功德之大小以立傳也考祖負耒來宜披荆立業以一  
布衣開數百年基子孫蒙休咏績其濬深其發長矣自  
天子達於庶人凡有國有家者皆得立大統而居祖祏  
籍尊稱以隆報本豈有僭焉作第一世祖本傳  
按祖系自鄭三良堵叔歷漢唐宋代有聞人徽欽開初徙  
淮上隱遯不仕元季紅巾盜起淮當其衝祖乃慨然曰世  
亂則析重宗祀也敢顧行遜既又日兵火之餘才智多所

不免蓋鋒足犯人也蓋以耒耜行乎遂子然秉耒深自晦  
匿渡江而南至宜興之前亭里其地右挹漏水左接岳峯  
逶迤聳秀祖顧而樂之曰余慶有此土矣築室數楹使蔽  
風雨開田四十畝躬勤蓁蕪輟耕展讀不求聞達時人未  
之識也有後亭邵文甫者見而奇之曰此子負擔而有遠  
圖遜處而有文德異人也館以爲甥是爲邵氏妣祖遭世  
亂離獨能優游遵晦以壽考終臨沒遺命子孫曰余避地  
來宜深得邵氏相倚庇誠甥舅父子也其世講兄弟勿諧  
秦晉故今有前後亭同宗之說如一家云

十世孫允錫論曰祖初渡淮子然布衣耳荆榛僑土僅  
能自立不矜於俗然繇其世考之天方厭亂真人挺出  
一時之逐鹿者徧原野兵戈相尋膏血塗地覆巢之下  
完卵幾何祖方居淮孰不安土重遷而祖曰此危地也  
敝蹤棄之若恐後渡江卜居獨安宜興豈不曰是創立  
之區乎授廩爲氓卒開基業雖隱居不仕而身爲堯舜  
之民與入危居亂朝秦暮楚者有閒矣旣明且哲以保  
其身祖何媿焉舊傳僞吳犯順莫天祐踞錫爲門庭寇  
祖結障自衛里賴以安又備牛酒犒師聘自行閒輒辭

不往則祖之智畧宏遠改德弗耀非有大過人者而能若是乎迄今子孫繩繩世守令緒無疆篤我誰實先之凡百君子能無念祖之思也哉

分祖懶樵公本傳

家世由祖而立由宗而繁祖有隱德宗有顯功一傳再傳以啟以昌篤我後人永思不忘作二世宗本傳

按公生而秀穎長而淹通承父之業且讀且耕敦里率俗不爲矜尙故雖僑居而土著之民咸敬事之有如師保國初修治邗揚京口開水利當事舉公有通才委以督率周爰指使刻期而成不爽時日當事奏官之辭不赴其生也正直其治水也有大利澤於邗揚聞其沒也相傳爲陰府尙書令主水神迄今江南北猶尸祝弗絕有顯功而勿彰



蓋如此宅南向水從西來合瀉洮瀨溪之勝發源最遠  
又有支流繞宅之後公濬治之析二子而居長居水西次  
居水東後遂爲西東分去水百餘武爲前亭橋元至正元  
年辛巳立時傾圮公鼎建之後正德三年曾孫樂耕又加  
新葺迄三百年來屹然鞏固有水如帶有橋如磬子孫履  
之無忘厥庸其燕翼之謀概可想見矣

十世孫允錫論曰一世祖避地而隱者也若公之志則  
更深於避矣耕不求豐則避利讀不求仕則避名勤施  
一時不居其報則善避功垂裕後人韜光匿彩則善避

德纘乃先人慶流後裔嗣是而子孫綿綿乃光乃昌公  
亦可無憾矣粵觀天道如弓在率屈者伸之後者前之  
遲者疾之公之避抑有所審取也夫

世有公之教則其教亦出夫  
本有無淵矣學則天賦成百  
壽餘以夫人與世奇國景而  
千落餘餘以夫八昌公

支祖樸菴公傳

公七世祖

書支何因乎本而異名也無本不合無支不分故君子  
繇分以溯合則淵然見一本焉繇合以觀分則悽然感  
同枝焉詩曰本支百世支以及支遂忘其本不可以崇  
朝況百世乎永懷無斃三復久之作三世三宗支傳

按公勤學篤古懋於進修躬耕不仕生子而天撫九歲孫  
以垂白攜髻年人頗危之公恬然毅然手摩口授雖甚鍾  
惜教誨準禮必莊必勤卒承家業公之識可謂淵以裕矣  
今遺像現存英英植立側身西向鬚鬢皓雪雙眸爛然殊

有生氣巾平頭巾服紫花布袍着白麕靴蓋昭代時初製也歲時瞻對儼然見古有道長者風以眉壽終時有澄江戶部尚書郎下公榮爲之贊

四世祖拙誠公妣鄒氏孺人本傳

傳之立爲妣立也曷爲專屬妣公不祿早沒未竟其業故難爲傳妣熒熒倚九歲藐諸而長育之而教誨之而贊成之而昌大之上事二人下育諸孫中睦諸族困而能亨夷而能明苦而能貞爲樸菴孝子爲拙誠良友爲樂耕嚴父爲吾族亢宗士行備矣女備士行烏乎不傳傳妣矣而必係之公者何一以示婦無專德藉公而傳也見刑于之素焉一以見公賁志沒得妣而傳也見克襄之烈焉稱本何大之也德被世世子孫蒙休故大之

無妣是無西分也合作本傳

按公頎秀質學過人而氣體凝重務以有餘動物不矜其名雖富於年望之儼成長者初吾宗以僑寓立姓又值亂離國朝制科之典未定故慙祖雖茂於詩書而深自晦匿優游林泉不受辟舉至是世尙文治天下向風樸菴質菴咸篤意訓子公體父志肆力於學問名擅一時有江右萬載縣鄒公倫以茂才爲宜興縣尹官績甚著後愛山水之勝遂卜居焉爲其女相攸見公而重慕之謂樸菴曰居必擇鄰遊必擇士吾卜居必與爾鄰且願以弱息相託未幾

鄒公卒樸菴爲經營家業聘名門爲其子婦而聘其女爲媳妣遂歸於我燕婉未久公不祿享年僅三十有三公幼讀書篠園吟咏之暇時憇息焉樸菴偶履其地恍然見之哀洵無已乃塋於園時樸菴春秋旣高而公之子甫九齡又多病鄒妣少公四歲年方二十有九晝夜號泣不食矢以死殉左右勸以撫孤爲重乃啜粥蔬粗執喪三年人咸以年少危之卽伯叔妯娌間亦有隱語示諷者妣正色曰未亡人之不死止以垂自在堂藐孤在側冀得盡其餘年爲堵氏周旋作一辛苦老婦耳生死以之他何敢知或曰

此丈夫事豈閨中女流所辦耶妣拊心自誓曰妾餘生一日視息人世而或事父母不終教子孫不成待宗黨不親持門戶不力是妾相夫子不克負戾九京也有如日時聞其語咸擲揄之翁聞而喜曰有婦如此復何憂遂悉以家事委之妣悉屏膏澤苦節自勵躬紉紡力操作旦夕坐一閣中言笑不聞外而綜理悉當一門百指無不帖服滌瀦胡考延禮賓師內事外事儉而有體無何堂上相繼卽世妣襄厥事四方赴哀者無不嘖嘖稱爲知禮時親黨子孫藩衍獨妣孑然弱息賞產復日以裕莫不耿耿所有妣先

事彌縫釋睚眦於未然卒用和好前之擲揄者至是乃愧服而樂耕公亦敏練夙成比樸菴公之滋方十六歲出當外務井井立辦而妣猶以爲未足督教最嚴出必詢所與遊若從名公來則欣然曰是賢大夫當終身事者也不則蹙然曰是不過顯者流烏足與交用是樂耕公所折節俱當世大賢名傾朝野妣之教也妣富而好施供軍賦備賑濟助建造凡朝有大徵召邑有大興作里有大凶歉莫不取辦於我而妣周爰措置疊疊四應無倦容無德色至其操家也勤自御也約黽勉有無克濟公志嘗謂樂耕日堵

氏兩世汝一人而已苟不自立祖父之業一朝而墮老婦空拮据爲汝牛馬耳樂耕刻厲稟教卒爲名儒方諸陶孟竊有合焉及壽考一時巨公競擬請聞以旌閭里妣復正色曰靡他之矢婦人分內事至如老婦者遭家不造念及哀愴反用是爲榮乎卻不可宗戚固請之固以辭樂耕恐傷母志事遂寢大學士靳公贈章曰試觀不欲旌門意豈是尋常婦女心妣之純德見重名賢卓哉尙矣妣天性堅苦雖已大耄食無兼衣無華或以珍玩求售者卽命還之曰家本寒素毋導我子孫奢侈以壞家法其治家自壯至

老未嘗怠倦有如一日臨終猶諄諄以勤儉爲子孫戒年八十有六無疾而逝卒之夕里人童白鬢愚聞者莫不哀悼失聲一時名巨方其令壽也榮之以詩及其考終也哀之以銘與表眞秉彝之好到今不朽者哉子樂耕公特爲卜葬虞山之陽所不敢篠園而合葬者妣享胡壽去拙誠公幾六十年不安復啟且重違樸菴公之遺命也

十世孫允錫論曰女子苦節爲當世矜代不乏也如吾鄒妣者援事論世有三大難翁老子幼拮据萃身一也家裕眾忌虎耽在側二也朝貴構隙禍且不測而復燬

於火困於役叠至旁出三也際此三難獨挺孤節非妣才德經緯濟以忠貞至誠所感豚魚皆應而能若是乎然非特三難之足盡吾妣也更有三不可及焉古今來才人智士慷慨許義競言託孤寄命者比比也顧言猶熱而盟寒矣妣一女子受九歲孤於顛沛疑忌之時從容立志不沮不惑委蛇以定變堅苦以立業起拙誠公於九原將生平之要久而不忘也死義難平立孤難乎此之不可及一也陽主義陰主利操作有成女子事耳若慎保其身論以理道師傅之功良多妣曰吾願子爲

詩禮儒不願子爲田舍翁躬率口訓卒成其德雖踐阼輔子何以加焉此之不可及二也若夫落落之志竟成矣寒歲之榮其見矣功名之際雖在賢者不無動色而吾妣卻旌辭名居簡御薄終身如昨非豪傑其才聖賢其養者曷與於此此之不可及三也緬惟中葉奄奄懸息若波飄葉露莫克自保天眷祖德篤生吾妣豈惟存之抑且昌之將遂揚之姑復抑之無三難不徵妣奇無三不可及不顯妣德迄今孫子簪纓代有著人孰非妣之濬深發裕與嗚呼冬日比溫秋潭比潔不可尙已

不測公不激亦不沮守己以直禦變以緩迨事解公居之  
 坦然一時賢士大夫更折節重之公歸一意廉退不與世  
 者交忠公集卷六傳誌  
 按公九歲而孤受育於大父僅十有六歲而大父捐館與  
 鄒母熒熒相依公穎異夙成讀書數行下顧家難外侮繁  
 役凶年靡有閒歲遂不克卒業一髻年宛轉諸倥偬中獨  
 以委蛇為卓豎人無得而侮亦不忍侮之人士爭嘖嘖羨  
 曰是樸菴孫耶仁者有後殆信然耶及配王孺人內外分  
 治生業以饒門戶亦以立無何角牙構禍被羈留都事且  
 不測公不激亦不沮守己以直禦變以緩迨事解公居之  
 坦然一時賢士大夫更折節重之公歸一意廉退不與世  
 者交忠公集卷六傳誌

五世祖樂耕公本傳

配王孺人傳附

按公九歲而孤受育於大父僅十有六歲而大父捐館與  
 鄒母熒熒相依公穎異夙成讀書數行下顧家難外侮繁  
 役凶年靡有閒歲遂不克卒業一髻年宛轉諸倥偬中獨  
 以委蛇為卓豎人無得而侮亦不忍侮之人士爭嘖嘖羨  
 曰是樸菴孫耶仁者有後殆信然耶及配王孺人內外分  
 治生業以饒門戶亦以立無何角牙構禍被羈留都事且  
 不測公不激亦不沮守己以直禦變以緩迨事解公居之  
 坦然一時賢士大夫更折節重之公歸一意廉退不與世  
 者交忠公集卷六傳誌



忤遠宅樹禾數百畝別號樂耕日子有土焉耕足樂矣其居家也積而能散宗黨有急則周不待所請環居數十里緩急應之若惟恐後歲不知凶郡邑大夫有興革必造膝與謀公恂恂若不足而微言中窺澤及數世家宰孫公初爲郡時每纖悉必借箸亟稱之曰此武庫老子也既而見其沖然裕然不矜不竭喟然曰君子人與其德器加人一等矣引爲布衣交結契最久邑有建修慨然獨舉建東坡祠者一修學宮者再修城及官舍者五建石梁者六小作共事弗與焉每受委鳩工遠近競集皆費不煩而速就則

樂公之惠眾也公性至孝事鄒母朝夕捧匕杖下氣愉色先志而養旦入城夕必返返必拜床下在寢膳之安出百里必預告期歸不失時日凡有家政拜受母指歸而復命母喜則喜曰幸不辱教貽母憂也或偶不怡則反躬咎曰子不克家爲吾母羞生不如死悔艾不遑燕食母色怡乃復初自髻鬢以迄逾艾孝慈離離有如一曰世稱老萊子復出公雖樂耕乎而左絃佩右書史詠歌不倦以至稗官小說靡不強記遇大事建大議引古據義雍雍疊疊聽者心折以是受知相國鉛山費公姑蘇守溪王公京口靳公

大司馬何公太原喬公冢宰德興孫公名世者碩以至下里黃白無不知愛敬公者成弘開屢受郡符出粟數萬賑貧旌以官辭不受正德三年復以輸邊功授鎮江衛指揮僉事固辭如初少司空豫軒沈公於王孺人爲中表勸之曰邦寧爾不可藉此爲鄒母壽乎乃受之終非其欲也獨朝見鄒母則汲汲艷喜若曰母一生辛苦操粟卒以致官顧此冠紳皆吾母箱篋中物爲足多云爾訓飭二子莊篤有加每以少孤失學不克振家聲爲恨故味閒公稟志弗懈文學著聞爲時名儒迄今詩書奕世皆公遺教也鄒母

違養公年已六十有二哭踊毀瘠爲孺子泣經營喪具盡志盡物傾動名賢攀墓哀號聲感烏木行路悽惻不忍仰視或援禮六十不毀爲解公曰哀哉向無母且無不孝矣尙何六十之有噫至性純慕永言不忘眞六十而孺者哉邑中耆賢舊有眞率會正德四年會友何公釗李公庭芝翁公某沈公暉楊公璠王公玉邵公賢胡公孝皆重公之誼相與敦禮聚於東邱娛晚堂論道講讓飲酒賦詩以引以翼歲時不輟各圖遺像傳之後人以志不忘迄今想見洛社之遺焉觀沈公口遺詩曰布衣何忝列朝衣則諸賢

此乃忠公集卷六  
之推重公者原不以揮使而公之自重及見重於諸賢者  
固超然槩見矣正德己巳訪吳宗伯入南都卒於崇禮街  
之旅館都人士莫不哀之越明年戊寅十二月二十日葬  
虞山鄒母之左至嘉靖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子霽考績  
贈文林郎南京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王孺人亦晉封  
太孺人王孺人浯濱王公澤之女宋瑯琊王審琦之裔夙  
有閭範六歲解女紅讀孝經小學列女傳卽能了大義王  
公奇愛之相攸來歸樸菴公喜曰得名家子以爲婦足紹  
箕裘矣去簪珥勤紡織內政肅然無不克舉初至公語之

曰吾母旣母我而又父我師保我生成之德曷以云報孺  
人曰聖人之孝不過竭力供職吾竭力以至庶人皆可  
自盡也乃曲佐孝養公出卽不離左右相事承旨凡可以  
悅姑意者靡不至公之至孝固天性哉其相之者職母力  
也常一日失火延及內室家人爭取財帛孺人獨收樸菴  
公遺像公自外至倉卒問曰汝翁像在否對曰幸謹什襲  
之公喜且拜曰賴吾婦知所急不失吾孝矣至於解佩之  
報熊丸之訓匍匐之救凡公意中所欲爲與意中所未及  
而情所必至者必黽勉方舟以克濟之如是者更僕未易

數後子貴晉封里戚皆稱賀母獨歎然曰吾家世布衣不  
意有此雖然江河之大尚懼終朝況農家乎幸卒勉之無  
以簪纓忘耒耜也後公十七年卒享年八十有六沒之時  
男孫十女孫八曾孫六回視樸菴撫公時三世兩人綿瓜  
始騰發祥遠矣合塋虞山誌銘則出本邑甯菴吳公儼姑  
蘇守溪王公鏊墓表則出太原喬公宇書丹篆額則本邑  
雙溪杭公淮杭公復有王太孺人墓誌銘手書什爲家珍  
云

十世孫允錫論曰爰考公世難言之矣奄然弱息嬰茲

多難天時人事誰非厄公者公卒委曲以濟挺然豎拔  
震而無悔潛以大彰以之治家好施急公維恐不足無  
意於豐也然益豐以之持身秉耒率讓維恐不逮無意  
於顯也然卒顯詩書自娛不矜於俗利澤及眾不居其  
功一九歲孤經營五十年閒以榦以鼎以燕以詒子孫  
繩繩簪纓崛起名傾邦國再貽榮賚繇予家世而觀尊  
富饗保可謂備矣後有作者繹思先烈孰不蹶焉感奮  
有慨於公之始微終著先事難後卒獲也謂有殊能邀  
天眷哉邈其篤誠止此本行邈其勤專止此本業考諸

名公大賢之銘公表公輓公者曰公性至孝公耕最樂予悲今日世道江河古道愈湮不勝時尙悠悠羣賢致大名顯大功亦既赫奕人倫矣語之閨門反覺漠然卽有一二杰雋高自標異其於奇節姱行不難能人之所殊能也無違三盡則或以爲庸人之極致不足以傾動一時云爾若夫世承太平文明粵啟揮塵而衣紈袴者目謂清流驅犢而躬薦蓑者目爲賤事賢者游志不肖者游手於田而耕方見可憎烏云足樂嗟乎三復本立道生攸介烝髦之旨誠不知何如夫何舉世若狂卒不

獲古者孝弟力田之效也若我公者其行純其福備吾未願子孫之遂能率由之只願時取事母躬耕一二事顧謔心目則所以服先疇而食舊德者於茲在矣嗚呼天厄吾公公不怨天卒眷之人難吾公公不尤人卒歸之誰謂開國承家福不自求也哉

公少而岐嶷長而秀穎器識敏妙資學絕人觸目成誦  
 矢口成咏咸以公輔日之弱冠補弟子員試輒居最配蹇  
 母婦道克嫻公無內顧憂一以家政委之得肆力於學問  
 博綜體要窮貫天人旁及兵刑律歷諸書無不洞曉留心  
 經務為世通儒謂青雲猶掇之也以廩例入成均席煖棘  
 圍輒不振遂慨然曰試無利鈍在成名就無大小在建立  
 男子致身要於君親寧必科名乎嘉靖丙戌謁選授南京  
 北城兵馬副指揮公蒞任水操雪炤遇事剛敏牘務山積

高祖味閒公本傳

按公少而岐嶷長而秀穎器識敏妙資學絕人觸目成誦  
 矢口成咏咸以公輔日之弱冠補弟子員試輒居最配蹇  
 母婦道克嫻公無內顧憂一以家政委之得肆力於學問  
 博綜體要窮貫天人旁及兵刑律歷諸書無不洞曉留心  
 經務為世通儒謂青雲猶掇之也以廩例入成均席煖棘  
 圍輒不振遂慨然曰試無利鈍在成名就無大小在建立  
 男子致身要於君親寧必科名乎嘉靖丙戌謁選授南京  
 北城兵馬副指揮公蒞任水操雪炤遇事剛敏牘務山積

增文忠公集 卷六  
三  
剖決行下至利病所在昌言正色不苟逢合同官咸危之  
公毅然曰一言當澤及數世一事錯弊流無已予何忍以  
一路哭笑迎人意旨乎或以大剛則折難之公曰爾未識  
剛剛必不折剛到徹底並無夾雜天地鬼神共鑑護之何  
折乎時服其名言當事君子咸欽折之卽忤亦弗較也時  
中貴悍甚侵官圃地公如法按之中貴愕然不虞也悻而  
起公唾之曰腐奴爾謂我貴汝乎三尺法不汝貴也中貴  
氣塞浼繡衣札令公改牘公報之曰方僕案事捉筆自矢  
與頭存亡頭斷乃筆轉也繡衣亦無如何於是一時豪權

歛手曰咄咄莫莫避黑髭公以公鐵面而多髭也其氣蓋  
一時如此公剛廉而推誠樂施貧民無食給之廩糜同僚  
無解讓之私宅居官三載奴婢計口而食餼給無私嘗謂  
人曰人謂吾剛不知吾遇事氣決不足名剛惟是嚼蔬啜  
水不染不戀爲眞剛耳考績進階文林郎贈樂耕公如其  
官一時聲譽赫於長安當事方推轂待之公輒然曰吾所  
以委蛇祿仕者惟念先人一生積學不展素心及恩勤教  
子未成名耳今予邀籍一階吾父寵承天命尙復何求詩  
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柏堅爲舟尙憂汎濫吾其能以剛

終乎又曰汎汎楊舟緋纜維之言其獲所安也遂決意勇退以母老乞終養歸公性至孝居嘗悒悒每以不及祿養爲恨及在官懷慟名教如親承面命時樂耕公卒於崇禮街公過之輒揮涕霑巾泗動左右後輿隸不忍其出涕也迂道避之至是奉侍王太孺人日歌舞爲樂孝養備至宗族之貧者或與之產或與之粟曰吾祖父之同支也忍令瘠有不及娶者則爲之婚曰妻子以奉烝嘗也忍令鰥不能葬者塋之曰夫非盡人子與忍令暴之於閭里之老者愛之少者字之貴者敬之不肖者勉之歲饑則散其積歲

豐則減其入濟藥施棺恤寡賑窮皇皇惟若不足曰是皆吾祖父素心之遺澤也吾力能逮忍令斬由是宗族鄉黨恃公舉火無失所者嗚呼蒞官居鄉睦鄰敦族一孝之推其利溥哉後萬厯己丑大旱斗米貳伯錢乞者殍者踵於道路父老往往相對唏噓曰堵金吾而在必不至此一時德澤溢於道路之口如此凡致政十餘年而卒同蹇孺人合塋虞山之昭從先兆也蹇孺人系出巴蜀始祖義初籍宜興涪溪里父雲山公龍早卒孺人奉母孀居德慧天植女紅之暇課讀文義俱淹通嘗誦詩至螽斯篇謂母日后



如不妒而宜子孫何後世多反是也陳母歎其不凡及歸於我時家僮百數筦鑰之任繁殷公專志於讀既又宦遊京師居家無三月淹家政一委於母指率左右無不立辦又多病雖坐臥床第閒而纖悉綜理及公居官出筐筥繼公囊橐曰吾願公爲廉吏吾爲廉吏婦子孫爲廉吏子孫足矣然生產日益隆起初析時有田廿餘頃迨公宦成歸報績有田六十餘頃倉庾庄舍奴僕俱十倍曩昔又時勸公施與老而弗倦噫臥而能勤散而能聚多而不有何異也何素封長者之所未逮也事公未幾卽爲公廣側室侍

巾櫛者十餘人子女盈前幼撫育之長教督之勝於己子及析產雖嬰抱必與己子均曰吾恥同村婦据粟帛能合之而弗能離也螽斯之志蓋至此而始遂焉與公同年後公十五年卒壽八十時家難作覺菴公羈旅京師未克葬少子仰聞公孺人夙昔所鍾愛者撫而慟曰母待子無二心子敢曰非母子懷疑慮使大事不舉乎庚申四月二十五日合葬虞山誌銘則出某公墓表則出白公悅衡山文公徵明書丹

十世孫允錫論曰易曰餘慶詩曰長發自古家國之興

必有由來驟然如火不可崇朝漸達如泉可以終古盛衰之理昭然矣考於家世胚於始祖創於鄒母樂耕成於東山味閒乃以克昌貽我後人也休哉以一僑土負未立姓越自我公著節義於朝播聲施於國爰我族氏列爲名門及我子姓列爲名家子咀甘溯水安得忘所自來然後人所以艷稱公者不過有二一則曰釋韋布列簪纓庶人之所難也吾祖貴乎當今甲第聯翼牙笏滿床比比是也語及胄子司城夷然不齒矣則又曰吾祖茨梁甲江南屈指陶猗將次及焉美利田宅固有道

君子所不道而吾祖母宛轉床褥閒頤指氣使之緒餘也噫鄙矣至於任施不倦文誼著聞則又富與貴之能事耳烏足慰無忘祖烈者率乃攸服之盛心哉不曰孝乎崇禮迂途何減蓼莪詩廢乞身終養何減令伯陳情清剛不阿事君忠也會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叱折權璫臨事勇也會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冰蘖無私律已廉也會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他如憂人憂樂人樂篤於宗親施於邦國仁人之恩近於父悌弟之行近於兄攷公之語眞見一言一行善則歸親殺獸伐木具思父

母古之純誼何多讓焉永言作求可以燕天可以昌後  
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此之謂矣若曰大學平治不越理  
財既富方穀亦王者之首事與予考嘗言之矣守祖業  
者漸以昌棄祖業者忽以殃吾家之赤玉天球則有吾  
祖之一編一犁在願我子孫無舍祖宗這點腔子這件  
器具別思艷美爲也於以法祖思過半矣

南塘公本傳

諱祐

按公承祖父之業勵志飭行器識宏遠恥爲紈袴之習弱  
冠遊庠有文譽援例入太學補國子生時南雍多粟員唯  
以苞苴相尙課業俱成虛格公獨折節師友纂述經義其  
所推許皆一時名人由是聲聞益廣嘉靖乙酉謁選授南  
城兵馬指揮陪京係四方都會羣不逞之徒奴集爲奸急  
則投諸璫戚莫可詰問公持法嚴切一無所殉值有犯者  
輒鉤得之狡雄駢首服其威神所部爲清然獨能廉潔自  
持故眾雖忌之未得害也卒以是忤當道媒孽之出爲寧

山衛經歷寧山去京城遠將卒驕惰政弛不舉公以垂翅之餘益思振奮修屯峙餉簡閱覈逋有指揮獷悍不法立疏斥之羣小側目戎伍肅然歷任再考褒章凡八至陞宜城令公毅然曰謫廢之餘再荷遷擢君恩如此余何用生爲益鋤奸牧民威惠大著未幾丁母艱去服闋又改城武政如宜城而益加詳慎其大者若均徭役以祛宿弊發倉廩以活饑民開賈魯河以通水利恢文廟以振儒風祠烈女以勵風俗通商惠工尊賢敬士奸胥慄之若神明小民依之如父母東人謳咏弗絕公遇事氣決殫心力爲之不

辭晨夕遂過瘁得疾革呼長子峻卿曰吾勉力王事今以瘁卒吾分足矣所恨不得終事吾父邀一命爲吾父榮抱此耿耿幽泉耳汝能事祖若事我益懋勉以卒吾志吾瞑目矣峻卿拭淚應曰兒職也噫忠孝之語縷縷從血腔出寧忍覆讀哉公一生柔順儉讓而蒞官建義屹然不屈有祖父風其風規過人遠矣子扶輓歸阡塋岳山之東有副使吳公悅爲之銘兵侍毘陵徐公問爲之表云

十世孫允錫論曰人稟形氣戴高負厚所求取於天地者不過溫飽數事而已其不肖者田舍男女肥甘之奉

苟且於等倫其賢者亦祇是高官顯秩美名厚實之稱  
榮悅於人世握指捧頤安所不足遂吾所欲得也吾族  
世講敦朴五世而上何矻矻逢年多拙農高曾以來何  
硜硜語古多拙宦至味閒公之忤璫死而不回南塘公  
之扼姦蹶而益奮美好在前弗知悅患苦在後弗知懼  
若此者吾不知於天地間何所取求也嗟乎巧拙殊趨  
苑枯異集諤諤者不祥諾諾者多譽瞻懷今昔能無慨  
然如吾公者一生仕止耿耿在人讀易簣數語而忠孝  
之性徹天壤矣意者溫飽之外所欲有甚於此者故寧  
哉

舍此求彼別有取耶不然幾何不爲巧宦之所藉口也



元述公支傳 諱釋

按公繇太學生隆慶壬申謁選授湖廣靖州判官州故苗  
夷雜處每不相能公蒞任未幾苗人蠢動公挺然請以身  
往不煩一兵單騎直馳入其穴呼酋長叱之曰爾戴天履  
土猶不知有天地耶爾果能逆天悖地則叛叛則殺我爾  
尚思在天地閒圖生活則勿叛勿叛則隨我我能活爾苗  
眾羅拜割豚進酒苗婦歌舞勸公公恣飲食坦然無嫌疑  
留信宿苗眾感悅如公指得不徵調而難解以撫苗功受  
欽賞終為當事者所忌解官歸越一歲卒無子支遂絕

十世孫允錫論曰舊譜載公性疑畏無所表知及攷公撫苗數語膽氣凌漢信義格豚即汾陽之與回紇何以過焉意小敵怯大敵勇小事模稜大事不模稜古來異人固不可測哉所遺憾者功罪不明賞不酬績伯道無子世卒斬焉人之媚嫉不可問矣天之報施又如不爽耶雖然讀公語者千載懍懍如有生氣則立懦與頑到與今可以不死悠悠怨尤何介意焉

元故公文淵

新刊

圖南公本傳

諱奎臨

按公生有異質受書伯兄警敏篤摯贈公喜以亢宗望之伯兄故宿儒以舉義課公公請曰讀書有最上一義否究心處當止此否乃遍釋經史注精理學潛志慎謀不以口耳相高聲甫譟而父以家豐邁閔熒熒哀慕無已伯兄慰之曰孝不滅性就所學以瞑九京其可也乃益奮厲負笈舍齋曹太史門甚爲所器重免喪補郡諸生尋丁內艱伯兄積困二豎又嬰外侮公多方營救得免於阨家業以此益落公相對怡然畧無介意辛巳餽學宮壬辰貢廷試策

傳誌

三

居最大司成陸葵日季大承馮具區皆人倫精鑒共擊節  
公如一口辛丑序常謁選納言安節吳公囑其嗣君光祿  
徹如曰孫當公車必延元列公使受業使予無稚子憂以  
公藝文品行卓然兩擅也時值馮具區爲宗伯料公才老  
不欲其小就激之公從容曰顧自樹何如科目豈足定人  
究竟哉乃授瑞金篆邑故僻小咸謂不堪展驥公獨喜曰  
是非陽明先生化兩地耶吾得餘日以吏隱竟讀書事足  
慰平生矣下車首新綿江書院與多士闡良知之旨納言  
公適按江右檄公選陽明文要曰非公莫克堪此公博修

約採梓成而理解大明後學尸祝之素絲不染固出天性  
美政麟麟未易更僕如察奸吏理冤抑速聽斷蠲贖罰選  
民兵置保甲通利禁勤訓課飭堂宇修縣志炳在誌乘章  
章不朽治凡六載士民感化訟牘不興日坐堂上閱書數  
卷以娛清暇謝方伯公碑之謂公有徐山陰之斷孔姑臧  
之介宓單父之佚馮體泉之教韋肥鄉之遺誠善似公者  
哉秩滿考績二親蒙恩公曰是可以瞑九京矣比膺守州  
之命決意乞歸賦詩見志有北牕夢破三刀幻南詔雲橫  
五馬罷之句虔臺李公桂亭嘉之日賢哉大夫並兩疏矣



當致政適陽侯爲虐庾不浸者數版公設策捍禦城獲以全士民德之立祠祀焉歸舟過彭蠡長年苦浮波洶洶擔石鎮之以濟故園鞠草僦屋而居三徙乃獲數椽欣然自足題其柱曰浮生待足何時足垂老投閒愧未閒相羊怡悅雖日不給意殊獨散時與故舊較奕命觴傲香山洛社之集積歲未嘗一入邑門令斯邑者以滅明之至爲重虛賓筵以延之者七當時咸謂非賓筵重公實公重賓筵云長君闕補邑弟子人皆爲公喜而公獨以學力未充早售招損爲戒及長君舉孫則喜曰吾曩虞艱嗣而今且見孫

造物與我奢矣今雖漸衰殆有息我者吾何冀哉卒之日會葬吳光祿謂其累世交好必躬臨之命舟攜長君往事竣遷舟較奕猶三勝微眩就枕比入城輿歸遂不起倏然而瞑語不及私同選少宗伯朱蘭嶠爲之傳同郡太常寺卿唐凝菴爲之銘同邑大中丞蔣澤壘爲之狀

十世孫允錫論曰士君子有體而後有用能用而後能舍體如植木用如轉樞用如影隨舍如形息總一槩子別無二物下士履豐藉厚翩然簪組以是爲足顯名榮世矣脂韋熟脫以畢一生攷其本領昧昧何據失而熱

中得而悴色不識所用安遂能舍卓哉我公方就舉業時便思最上一義夫此最上一義不在功名豈在舉業參透此地便覺內堅外圓轉旋在我措之事業若取懷來公之奏績赫然有由來也世閒並無做得丟不得事戀戀皂棧若爲羈貪丟不落來正是做不湊事公於此道本領既具進退綽然夢破三刀正是義叅一乘體立而用之不窮用宏而舍之若脫非聞道君子曷足與於斯矣

魯塘公支傳

諱倬

按公南塘公之次子也端慎有父風長而篤學知名於時補太學大爲喬公白巖所器愛辛酉謁選除山東東昌衛經歷矢志清白修職匪懈不苛遣士卒一軍宜之能名達上官檄署聊城在平莘邑堂邑公所至裹糧往返邑民咸愛戴逾於衛卒不忍公解去惠政仁聲籍籍齊魯閒是時同郡履菴諸公相繼爲監司素知重公思益展其能若刷卷東省則委公督催馬價則委公督解軍餉則委公公畢力報稱無染指考最遷大興尉大興輦轂重地豪貴畢集

事輒掣肘公恭慎有加不阿不激京畿以肅時上公績得  
贈父如其官然性峭直居己廉復以廉律人寮友側目遂  
爲所傾左遷榮府審理正公喟然曰吾父勤勞王事以不  
能一邀命榮親爲恨今吾幸藉隆恩慰二人地下吾志足  
矣卽棄官歸里優游歲餘將卒惟以敬守世德勿墜家聲  
爲子孫囑諸賢士大夫咸悲之

十世孫允錫論曰人臣委質從王非赫然自豎難皎然  
不欺難雖然皎然介矣介石不轉於世何裨矢慎矢潔  
似之有之若公者亦可謂行己不辱有本有文矣吾宗

先君子多胃監起家科名最後起宜無足爲當世嘖嘖  
然攷其行義著聞後先接武多合於名賢偉節比諸從  
政或亦未可槩見也人重科名耳科名足重人哉

按母歸季卿伯祖三週而伯祖卒所生唯一女母矢志堅  
確持身慎嚴字女篠里任氏亦早穉然有甥矣母語女曰  
謹護而子吾與若生死視是子也未幾殤於痘相持慟絕  
母從容謂女曰嚮所恃而有子天復奪之吾死分耳而少  
無倚倚寡母乎恐非究竟也盍自審諸女曰母何言夫視  
兒情何如厚忍有他志耶母曰婦人守義非守情徒言情  
或彼厚於此遂擇從哉女改容謝相依近五十年而孀女  
先卽世母乃撫膺呼天曰吾歸堵而哭吾夫女歸任而哭

徐母貞節傳

按母歸季卿伯祖三週而伯祖卒所生唯一女母矢志堅  
確持身慎嚴字女篠里任氏亦早穉然有甥矣母語女曰  
謹護而子吾與若生死視是子也未幾殤於痘相持慟絕  
母從容謂女曰嚮所恃而有子天復奪之吾死分耳而少  
無倚倚寡母乎恐非究竟也盍自審諸女曰母何言夫視  
兒情何如厚忍有他志耶母曰婦人守義非守情徒言情  
或彼厚於此遂擇從哉女改容謝相依近五十年而孀女  
先卽世母乃撫膺呼天曰吾歸堵而哭吾夫女歸任而哭

吾婿婿歿而哭吾甥今又哭吾女吾復何待晝夜踊泣伏枕不起年七十有一貞苦之操式於閭里旌於司憲猶未沾綸音之渙汗也謹誌以俟將來

許母苦節傳

按孺人爲仰閒公季子鳴卿配也十九歲來嬪析業本薄澹泊相安鳴卿恂恂孝友罔有失德纔六越月得疾卒舉家謂孺人少而貧且無息守節或難而孺人抱主號慟自言決不負地下楊氏姑深憐之然避眾議不敢冀其貞守也孺人剪髮盟心泣語姑曰婦人從一而已天或不絕吾

夫俾婦有恃以從九京饑凍以死甚如初願由是家人知有遺孕彌月生子羸艱瘁備至其母家憐而迎之旬日必返謂幽明相依惟吾與孤忍久離靈座乎晨夕紡績冬無裊夏無葛非力弗食非苦弗安哺乳襁兒血涕漣然過節辰或忌日侍奠泣語遠邇聞之皆爲悽惋失聲腹孤髻年便責以成人事捐衣節食勉爲修脯篝燈夜課不少假顏色孤長娶婦遠業於塾井曰瑣務孺人必躬先婦僕習爲自然久而靡倦今已七十有四矣窮年矻矻無少瘁容獨念孫息寥寥深用冤抑里中耆碩戚屬譽髦咸擬上聞幽

節表五十餘年沈痛之慘婦人堅謝不允錫雖不肖敢無以成孤志哉

許氏奇節傳

按母歸少溪次子維崙崙早卒無嗣母時年二十三父族既窘落無依翁黨亦星散莫顧孑然敗椽中魂影相弔晨夕悲泣獨撫幼女風飡露飲殆無人趣痛思暴棺未殯等委鳶蟻輒手裂膚積微貲以成夫壙負土哀塚踊號幾絕者數四誓以身殉塚旁父老憐其堅苦語之曰而死成而烈耳而固有女在無間於子盍終字之母且泣且誓卽爲

生壙示無他志女笄擇許氏子歸之壙復耕不逢年勢難相活戚里咸喟息母獨恬然曰未亡之身久與死伍飢寒命也饑寒而死分也何求哉錫從姑亦早孀尤敬愛之引與共棲宿母素孤傲不肯寄人宇下惟與姑安然歷今七旬稜稜丈夫氣尙在眉宇錫釋褐拜堂下欲迎以歸母毅然語錫曰吾存剩日無缺衣食吾死賴汝歸吾穴從吾初志使吾得爲堵氏婦願足矣錫拭淚答之謹槩於冊以俟采風者覈而揚之云

徐吳兩節婦傳

傳誌

三

按徐氏歸冲系兄勤慎克家一室以贍兄落魄詠諧不事  
生產兼不喜爲三家村學究終身窮措大欣欣如也嫂有  
亡必給經營婚聘長媳吳氏亦淑慎克家未幾兄卒食指  
繁家益落三子相繼天孫一亦殤嫂憐媳年少諭使改適  
吳婦泣曰姑在以死相從耳嫂不能強勵志若一謀生針  
指姑能慈婦能孝閭里有義之饋粟者不肯受纍纍鶉結  
相顧怡說垂三十餘年未嘗暫離嫂故有姊小足自給悲  
姊及媳閒補助之均以非力所得甘心蔬糲然歲時有凶  
歉而兩節婦手足之烈不爲天勝無遠邇咸哀而敬之以

爲兩世瘁節古所未有云

十世允錫總五節婦論曰士君子幼而誦讀長而簪紳  
爵祿勸之於前聖賢勉之於後謂是足以教忠矣猶未  
也又有廉恥之坊以勵君子斧鉞之加以飭小人其習  
諸已也久其責諸人也備然且初終易節成敗異名齊  
管唐魏比肩事主猶節取之目爲智士若日以賢望人  
則難爲人姑畧焉無失其小有所詳云爾甚矣疾風草  
勁寒歲松榮亘古今要不過一二人大聖賢亦不過一  
二事鬚眉男子愧心何限況荆布女子乎從一之義非

有口耳以習之爵賞以歆之褫戮以怵之愚婦惜溫飽  
卽佳婦亦僅惜巾幘耳若吾宗兩許母一徐母及姑媳  
兩婦經行義濱死不回何其奇也古今之以節著者  
不乏矣然或子成立足依倚苟朝夕以畢吾生則無負  
吾夫以成吾名易耳易而猶難之則誠大難耳若許  
母之腹子呱呱未泣果足恃乎未也徐母之養與許母  
之弱息俱以孤孀殉一襁褓笄則字人而已無恃焉者  
也尤有并女不有者寡姑未老孀媳復列哭其夫哭其  
子哭其孫已矣無復恃矣此而靡他爲生乎爲死乎有

所爲而爲難矣無所爲而爲抑難矣然或者朝夕自給  
孤芳足榮則篝火凄其霜暄岑寂猶堪勉自慰勵豈若  
吾四母一婦血指自謀炊鶉無色攷其窮遭盜有人理  
獨恃一腔生氣百折不凋誰則能堪母獨堪此噫若此  
者豈夫人誦讀之所能及人世上紛華挫折之所能磨  
厲者哉抑有慨焉古有奇德必有奇報是亦往復相循  
之理獨吾諸母恃腹腹復窮且獨恃女女復天且貧恃  
姑媳相對姑媳婦顛連且轉壑四母一婦熒熒形影五  
十年間淒魂血淚靡有夕朝無望嚼橄回甘抑復寒霜



覆雪悠悠彼蒼不食其報將又施焉何以說也意者天  
奇母節益大奇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成諸母百折必  
東之槩耶又或者秉節不磨光燭千古造物忌之故爲  
是以消磨其勁氣與嗟乎造物之設心制行如此何罪  
乎誦讀者流靦顏冒影於人世也哉憤惋不勝仰天投  
淚

王考月川府君并王妣王氏孺人行略

引言

哀與哉不孝今日之有言也不孝孽深罰重天降鞠凶六  
歲喪母十有一歲歲三月喪父歲七月喪王父十有三歲  
喪王母髻祿之中薦罹憂禍伶仃骨立藐諸戚里聞謂他  
人昆幾一綫是懼兼以家世凌替遺笥之外黍離蕩然比  
不孝旣壯而耿性觸時蹇遭失志惟是餬口四方不治家  
產露濡霜踐拭涕標胸不能養不能葬不能祭彌天罪咎  
剔骨奚償伫睇九京恫可知也閒嘗竊侍父老之側見其  
溯懷道古與言兩世事無不欷歔爲不孝失聲然先君旣

賈志不幸早卒王父母無祿諸仲父又食力艱苦弗能有  
所聞揚而不孝逮事王父母與父母之日短淺自詩禮趨  
庭外能一二親淑者惟是孝友之範力學之訓耳提躬帥  
終始靡遺迄茲三十年閒一脈心光瑩瑩如在當日也辛  
未秋杪不孝泣然哀涕日男兒三十無成已深匪莪之痛  
重以兩世之深仁厚澤顧以昧弱浮梗訖置淹廢終天憾  
咎何以爲心遂被志齋居稍稍識錄輯爲行略然而中懷  
抑鬱未竟厥成者又復六七寒暑於今矣祖考在天陟降  
伊邇猥以譴劣重荷殊恩除職期遠閒有旬月之便遂築

一椽廬處墓次寢塊畫龜成服展奠蘇崖薜影之閒淒雨  
號風之夜熒熒何所歸皇皇如弗得則以爲愾然僂然或  
牖其衷無如茲之劉以長也復取前輯益自繹思非不有  
往蹟軼行疊疊膾人口中要非得於不孝之所親承寧闕  
弗忍以疑質言無取於飾明發志事必求當於私心之自  
安以不失九京可作之意所憾時未成童懵然無識聊有  
識述不過緒餘乞大人長者輩推仁人不忍沒善之思鑒  
犬馬亦有知親之痛俯賜鼎椽榮垂不朽則不孝肝腦塗  
裂生死銜恩矣伏苦涕泗不知所言

堵氏係自河南爲鄭三良堵叔後歷漢唐宋代有聞人元末始祖通五公自淮渡江始居前亭里又世爲懶樵公諱達之又世三子伯子爲樸菴公諱宗又世爲拙誠公諱信又世爲鎮江衛指揮僉事贈文林郎卽樂耕公諱安又世二子仲子爲文林郎南京兵馬指揮使副指揮味閒公諱霽又世八子伯子爲太學生覺菴公諱禎又世四子叔子爲王考月川府君諱佳又世六子伯子爲考邑庠生冲宇府君諱維嘗迄於不孝錫爲世十傳云初紅巾播亂江淮通五公慨然曰世亂則析重宗祊也兵火之餘才智多不

免焉則鋒足犯人也其以耒耜行遂抵義興卜築茲里時僞吳犯順義興爲兵衝公能結障自衛里賴以安懶樵公治水邗揚有著績其沒也士人思之相祀以主五祀今江南北闕尸祝不絕繇茲澤被幽明代隆孝友比樂耕公以耕讀起家一時賢士君子多傾身與交競爲延譽虛爵徵之公婉辭詠歌山水閒自娛富不私貴不居誠純德長者儒也味閒公嗣起節誼特著繇太學爲留都司城執法無所憚豪貴斂手至居鄉則恂恂儒素敦行力穡約已裕人恒若不足宗支乃繁家業亦日裕覺菴公以嫡子居長獨

恬退渾厚師友稼穡之外罕所遊涉早得滯疾委政元配  
吳妣閫以內外雍和而治教率四子家聲以不墜諸曾仲  
祖皆少年更事少又早違義方揮貲如苴後不繼乃與王  
父輩爭家人產王父素父事叔遂不復請直罄身而徙居  
武進夾山之麓焉王父方頤秀髯強記博聞讀數行下性  
溫簡與物無競終身寡喜愠之色孝友順適動與性俱時  
諸曾仲祖之嘒嘒者曰某膳產之應瘠子肥我者也王父  
曰惟命曰某賦役之應勞子逸我者也王父曰惟命曰某  
墅業之應割子續我者也王父曰惟命既又曰何子饒我

乏也必子有內格不與我均王父曰請悉諸內既又曰意  
子有隱藏焉子如無他者盍易地居王父乃與伯季謀曰  
諸父之意可知已蓋必盡而後已也等盡耳或者轉徙星  
散其來同室之憐乎相與涕泗各歌行野而徙棄貲產巨  
萬或尤之曰子直彼曲曷不與理曰將直貲產而曲叔父  
乎構茲禍難先業既已蕩然猶恃此一門孝友以爲碩果  
重以同體操戈不再墜家聲乎貲產一時之業也孝友百  
世之業也或曰然則子貧矣奈何曰固其所也憶先世自  
徙淮以來三百餘年代以茨梁爲宜興甲族寓慨滄桑以

其數則過矣至於予祖而極也予今者惟貧是求又奚憾乎儻椽而棲計畝而食與王母飯蔬相向終無怨言王母毘陵王氏太學心崖公女固高梁族初適王父承累世之厚諸妣媛競習奢麗每宴集珠翠爛然如雲羣分隊別區以相尚王母每有盈昃之憂獨恭儉勤慎親饋食以侍吳太母諸異志者嗤之太母特加憐愛曰是婦有遠圖殆未蠱思幹者也未幾家難作或借箸爲梗陽之謀母拒之曰外事決諸夫子非婦人所預知然以愚而慮毀室取子之歌古今同痛與其不忍以爭其小無寧敦誼以全其大也

慰藉王父無惑旁說以傷懿親妯娌有悻悻者必曲悉譬解之其於辭豐處約之際安之若故每舉疏布糲飯示人曰吾早年便已適此今者祇得本分耳無往事之慨也諸仲曾祖取於不吝加於不爭蠶食之餘又致瓦解無所聊賴復索猶子歡王父母終黽勉事之無倦嫌之色乃喟然曰有是哉怨施德報善始保終如子者哉設予不汝難先業屹然卽予當倍得汝潤譬之蠹木木槁而蠹斯餒矣難子所以自難也昔從父及父老輩時爲不孝述之則悼惋行下嗚呼不孝竊以爲王父保世之祖也或者以黍離之

感係之是徒知以巨萬爲王父沾沾者也自是王父不復以生業爲意坦與樂施因物任運口不掛取予時外祖家亦以裕產爭析王父苦心勸導以身相方眾反唇誹之曰孰如子羞縮不解事漢王父微哂旣而螭蚌俱斃乃悔謝之由是鄉里咸感其義鮮評詬之聲其與人也有一言一行稍可稱述者雖在負販必極獎援或遇匪人毅內宏外故能終鮮怨摘尤隆禮師傅一歲之閒嘗設三塾必備文行之選手奉一經教授大人及仲父曰物之盈者必槩所可大可久者獨有此耳予家惟積帖於貲靡肯抑心誦讀

以致墮落予幼嬰禍患今茲老矣有子無咎爾輩事也時貧薄已甚王母有無黽勉力相不逮佐以奩具繼之鍼紵終無懈志諸幼之在襁褓者能言步則於嚶哺之暇教以禮讓口授句讀手示行墨比就外傅俱能成誦其爲教於諸姑亦然內則爲先紡績次之戒女紅勿爲奇巧故諸姑之字皆有賢聲初二仲父於諸父中最英慧有駿名早天先大人復數厄奇家產蕭然環立不可復問王父慨然嘆曰奈何所謂棄貲而守經者無後效而有先禍乃爾乎旣而曰耕亦世守也其使各行其意乃復恬然曰予猶有伯

子善讀季子善耕古者四事諸子分任其兩我其肆志漁  
樵乎卽捉筆書屏日月川更號漁樵然猶命於犁隙置經  
日雖無後效無替前功也王父性不矜飾塵囂之外曠然  
必有遠致卽境成趣不假泉石花鳥爲緣一詠一觴略無  
物我足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偶以大人錄試得甲一同  
行歸謂諸人曰居鄉日久不意城中風物士女繁麗至此  
太平全盛此其極哉雖然吾見衢里中布帛少而紈袴成  
帷菽粟少而珍奇充棟相習爲風亦薄道也庶易囂富易  
淫顧可恃與脫遇凶災數年不復强者并兼弱者飢瘠吾

不知何以塵司牧之憂也時以爲腐揶揄之王父曰古有  
云使吾言而不效豈惟諸人之福乎至今父老追思之以  
爲名言云洎乎暮年益衡泌自樂不置戶外屢與王母齊  
眉皓首歡然援述書史嘉話以永日相對坐如賓朋其所  
吟著手書成編勁如風雨言與意會初不修飾恥爲書生  
言而潛至又復過之手不釋卷尤嗜綱目諸史行坐臥必  
以隨有所感觸必爲咨嗟淫泆久而無已客誚曰奚爲叟  
之汲汲者王父笑曰非爾所知也予不快與今人爲伍聊  
促膝古人以差強意耳蓋王父之於讀天而嗜也精其義

而不炫心於聞達樂其事而不阻念於困窮大人試蹶輒  
惶惑慮傷王父心王父曰讀書期有得耳得於己之謂得  
也匹夫可以躋聖賢傲王侯戚戚向朱衣問得失哉王父  
寡孫大人生不孝最艱暮不孝又早哀多病成瘠王父母  
撫摩肫至然於嬉誘中輒示誨督不孝隨大人在塾歲時  
歸則擁王父足而寢食不孝性佻達多詭辯王父私謂大  
人曰授兒日來長成且志慮闊略殊令耄人喜然予觀其  
情態蹇蹇喜負非稚子所宜縱之將復用是患不可不痛  
加裁抑諺云窮漢驕兒可無畏乎又謂大人曰予觀古讀

書人率以經術爲務徒讀書而不諳於經術猶五采之堅  
匏也授兒頗慧其日課以綱目諸史使益知古今成敗得  
失及經世適用之宜見聞廣則胸臆開無徒縛守章句而  
已初大人遠塾王父手教大人曰比爾就塾爲他人師使  
我心惻師人非易況爲人師乎惟力學敦行爾以師古者  
使人之足以師爾庶無忝也大人每捧誦必繼以泣一日  
舉示不孝曰是爾祖手教也予旦夕侍對有如履臨思所  
以弗辱而未有得而試讀之亦能有所感否乎不孝跪誦  
良久對曰學不師古何以師人雖然師古良自難宜大人



言之懷也大人曰然爾知爾祖之教我者卽所以教爾乎  
師人非易而今日事也爲人師非易我今日事也思及非  
易何刻可寬我父子佩以終身有餘矣他日雖閒燕時儼  
若庭趨也王父雖早嬰家疚輒樂易自居故於拂亂中頤  
養而壽詎天不降鑿椽禍善人不孝之凶憂遺胡考辛亥  
三月王父隕西河之涕忽忽自失未幾疾作呼不孝牀下  
曰予不起矣遭家多艱瑣尾流離爾父旣賁志以終爾復  
孤苦稚弱一綫是繫悠悠我懷雖然予念皇曾祖考之澤  
比於予以及爾父相承孝友無悔於今一世之善亦鑿天

心況閱茲而九乎以恒理思之後當有興者兒無苦益安  
意讀書於式微之日仁日克昌予瞶瞶在子矣旣又曰吾  
語女讀書讀書之患莫大乎成敗易中夫敗有沮色者必  
其成而溢志豈讀書人面目君子創垂爲可繼也成功者  
天豈所倖望而謹識之出言跬步稍或隕虞九京七鬯於  
茲震業矣時不孝薦罹凶憂魂魄驚潰伏不能起諸父繞  
牀而泣王父哂曰吾聞病死者人之已然貧賤者世之恒  
理足煩悲鬱乎命勿事醫禱越數月遂卒嗚呼王父處屯  
而泰居夷而明不競智巧而能以坦誠待物卒無越其度

中者睦族率以弟睦友率以讓睦鄰率以和汎愛樂羣恕已無私獨於家範最嚴教子孫動息咸準於禮雖隅坐必成列橫經問難言不足而意有餘其所以厲勉不孝者必先恭讓而後才藝先本行而後通務蓋至性隱德非世俗所能方埒也王母嗣是孤影瑩瑩滯牀不起中夜標心曰哀我夫子愛兒豕婦九泉拭目待予曷不爾就而化離於世爲又再易歲卒時不孝漂泊復續歌行野陳氏焉依王母一日謂仲父曰授兒來乎對曰未也三屈指曰屆期將至吾亦從此逝矣仲父不之信不孝在塾忽心動欲歸諗

乘夜跋涉迷失道行數日乃達則王母已疾革矣猶張目舒手一撫不孝而絕時仲父已多去世且比遭歎凶枵腹露肘而襄殯具越一歲甲寅正月合葬於宜興虞山之麓王父生於嘉靖十七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卒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四王母生於嘉靖十七年戊戌九月十一日卒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生子六伯子爲不孝先考次維倫次維紀次維巍次維善次維敘孫二允芳三仲父維紀生次卽允錫生女二長姑適武進青墩毛氏次姑適武進

夾山何氏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先考冲宇府君暨前妣胡氏孺人生妣陶氏孺人行

略

不孝之生大人已四十齡矣先母以產不孝成疾比纔有  
知識已抱恨終天大人手撫腹摩養誨諄至雖體志較親  
亦僅容顏彷彿始則失於稚驕茲則艱於依溯惟是仲父  
母序臘之暇時述往昔以相課規老成戚族或誦芳懿以  
相悲慨閒得之宿耆野叟傳說未聞以當稗史之求時獲  
之耳提心憶夢寐弗諼以溯精神之合至於隨時援事以  
告勉不孝具有手澤在大人於一言一事稍可咨益者必

筆之簡額以示不孝無微不錄故不孝兢兢儀憲無敢忘雖然以三尺之孩三十許年之遠永言儼對有若趨庭意二人之澤冥冥中有式憑於不孝而日監在茲者與譜氏年世述於前編者不贅大人廉飭醇謹寡語笑貌和神莊望之了不異中人而挹之徐徐遠思令人意盡沈毅力學有至性事父母終其身弗匱持已終其身弗私苦志終其身弗懈年二十有九始補邑諸弟子員蓋蹶於童子試者十有餘年時家計益艱大人治塾爲業每當試王父以行李爲虞顧謂曰得無乏乎大人恐傷王父心對曰與友某

某者同足相給也實裹乾餼踽踽往返王父顧見足創面黧心疑而廉得之撫其手曰誠月川兒也當蹶王父意忽忽不樂則大人旦夕侍杖屨不敢離側王父意釋乃請就讀志益勵不裘不葛或勞苦之曰無以爲也有命大人謝曰固知有命然父命我讀我敢諉天命以泄父命乎天與親均命也迨其終蹶於諸生而愴可知矣初配胡母慎舉止精刺繡工翰墨與大人靜好極和母素處腴一旦于歸食貧多不慣井曰事每不獲意於王父母則私居而涕又性嚴重或竟日不發一語王父母以爲或挾而驕也微示

指譴大人憂懼不敢入內自塾歸則躬寢興飲膳之宜旦暮弗離左右將抵塾既受命於王父母負笈中庭與胡母不交言睫者數年王父母諭之則託言以對初胡母猶不解獲戾之繇私於仲母曰何大人愠之深而夫子忍之甚也告之曰家世凌替內外食力男子任稼穡女子供汲爨恐非吾姆門第所能如伯父者純孝無間惟大人之喜愠是向終弗以琴瑟易桑梓宜吾姆之不見咎也胡母曰嗟乎作婦良自難予幼怙於豢惜負大人夫子深矣即日盡脫其簪珥佩飾衣食出婢僕之最下者漿脯灑掃先事而

具有隙則編蒲紉絲孤燈熒熒徹夜不息凡奩中之具稍珍細者悉出以佐菽水歡室中無私久之王父母感動命夫婦如初大人乃敢燕處相持而泣攷仲母之言胡母二十而嫁未幾而譴居比燕婉再慶僅閱歲以懷甲致疾奄然逝矣則自于歸以及疾革十年間茹荼蓼者居九處艱能貞堅節不回良可思也革之夕捫枕訣大人曰妾之獲戾失大人歡與夫子仇離者久幸得回天妾乃短祿古云薄命妾無恨也妾於此中已謀得賢繼室相夫子矣幸其克孝以成夫子心言終而逝發枕得數十金皆其獨夜血

指之所積而以供堂上之餘也王父母震悼不言食者數日迄茲里媪猶能爲不孝言之莫不泣數行下云繼配陶母母幼而秀慧讀書經目不忘涇陽固詩禮舊族祖父輩皆一時名人母綽有道蘊風嘗從外祖習染翰潑墨而成烟霞雲物如有夙構又一聆師襄之音卽按操入譜纖毫不失外祖海雲公奇之曰此非凡人婦也慎字之及長而盡棄所好曰古賢媛多不爲此鍼紉蘋藻庶無非儀幸矣大人以似續故擇偶海雲公聞而嘖嘖曰世有孝友萃於一門雍雍弗替如月川夫子者哉吾女獲所歸矣旣自難

日聞其居約且家範嚴吾女能安之乎以告外祖母使密導之母曰此父母之命也必以兒意將孝友儒乎將錢帛虜乎外祖父喜遂相攸來歸克順力操孝婉無間於諸姑姒雜居筐篚閒早爨夜績蔬糲過於他人而力作又復倍之三仲母嘗謂不孝曰予與而母連室見其風雨深夜與大人燈光熒然緝讀相和繼以勸勉連夕不倦雖深居燕處不見有昵狎之容貞苦蓋其天性然也時大人遠塾方以父母爲憂母慰之曰妾敢使丈夫而有內顧之憂凡二人在堂皆妾中饋職也得館穀歸悉以致之王父母曰妾

紡紆可自給聊以供二人歡足矣故大人終其身不有私財大人以母旦夕拮据皇皇不足一夕喟然嘆母曰怨乎尤乎父曰非敢然也顧念貧不祿養既無以展二人之懷又重以二人累子是吾憂耳母曰風草知勁寒松知堅古不云乎歎於道之謂窮非温飽之謂也或者人定天從夫子勉之至於方舟游泳我婦人職妾實樂此不足疲也父喜謝曰善哉有婦如此復何憾乎初大人艱於子每春初涓潔步禱於茅峰歷辛丑歲凡七往是夕夢一青衣召至王者面諭之曰昨眞府牒文云女凡七來甚專誠及考汝

蹟備醕善然女涼薄無子惟壽得上算耳大人泣曰無子而壽曷苦如之願以壽易王者曰減汝一紀與而鈍兒大人復泣曰奚貴有子而鈍也王者曰奈何重念而蹟與稍慧者然壽當再減也大人叩謝曰所甘心焉出遇一道士手招一牧童至垂雙辮著犢鼻指謂大人曰是而兒也牧下牛擲笛迎大人而笑遂寤是歲十有二月不孝生先一夕母夢一牧童笑擲於懷遂嗚嗚母撫之喜既一牛突入毛角猙獰觸母於地母驚腹遂宛轉備諸垢副時大人設塾百里外先一夕亦於夢醒聞繞室而呼日至矣至矣

同塾者或聞其聲震屋大人異之晨起急歸纔入闥而不孝已墮地乃名不孝曰授謂靈之所授誌夙夢也母體素羸又以積憊之餘遂成疾大人復以貧故不克辭塾母與不孝宛轉枕席稍閒又復伏牀鍼紝伸母慰之則曰夫子豈忍棄妾而遠塾於外凡以二人甘旨謀也妾縱偷安如負夫子託何與其身安心勞不若身勞心逸也越六年疾篤大人爲謀湯藥母拒之曰堂上朝夕之不給而妾身是爲妾其下咽乎生死命也無煩夫子志終不受醫禱卒其訣辭曰妾差幸於胡母者三得大人歡一也相夫子無

忤言二也生授兒三也獨胡母蓄之枕中以娶妾妾其辱命乎有少積自妾始病時已懷此一誠報胡母矣又曰妾以產授兒成疾今日授兒猶之妾也幸善撫之無爲繼室所虐死且如生復擁不孝曰授兒知之乎而母與而訣矣言念堂上六丈夫子而僅有伶仃二孫冀早成立使箕裘有託也不孝駭夢中聞斯語自擲牀下號泗不勝殘燈闕然撫枕而逝嗚呼考大人手錄夢言以壽二紀而易不孝大人果弗得中壽以沒母復以產不孝致疾是不孝未生時已歿父既生時復歿母以此罪孽豕犬棄餘痛哉痛哉



增文忠公集卷六  
大人自是不復娶每私居拭涕摩不孝而與言囑不孝銘切於心嗚呼痛念如二母者可得於今女子中求之也哉大人以蘋蘩缺職弗得伸意甘旨以悅王父母遂塾於近里朔望必朝時王父母已老大人先意承順靡事不周伺起居服御以爲喜樂勅諸弟曰顧瞻堂上喜懼交集矣伯勤學以親其志叔勤力以親其事靡使纖毫遺憾也時毘陵杜守與大人爲文行交稔知大人力貧無倦達於江都宦族厚幣以致大人以親老辭杜守曰得館穀爲歡不亦孝乎大人曰蔬食士子之恒古人不以是貶孝晨昏依戀

爲歡實多終不欲以彼易此也守深悅服一日召至內廨出絡贈之大人又辭守曰周之則受不足傷廉大人曰不曰免死而已乎某傭業所得足以自謀猶未濱凍餒而大人慮之過周則是貨也古人一介不苟況盈筭乎守稱嘆良久曰不其難哉不以窮沮不以利奪篤志弗懈貞行無閒我思古人不是過矣先是不孝以早哀且痘後苦瘡纍纍疔瘡大人復以已酉破釜之戰不振中夜撫枕不孝請曰夫子何不豫之深也大人曰念而大父母數十年教育予亦銳志攻苦顧予且就衰矣白髮在堂爲喜有限而兩

增文忠公集卷六  
母復中道折予潦倒此生何以慰存沒後先之志乎撫髀  
鐘漏不覺百愴俱來耳既撫不孝曰授而能成我志乎對  
曰惟大人命之大人之志卽兒志也大人喜於是行攜步  
履以至飲食寐興講明靡閒或至篤行敦誼凡有切於身  
心之處必諄諄詳示反覆有加曰行誼實也學問華也未  
有實積而華不傳焉者也其爲教於諸弟子者亦然嘗語  
人曰孔子一生只自任爲誨二字以臆度之爲誨應非兩  
事力學所以教人也己之不正何以正人推誠於人所以  
誠身於弟子中有不帥教者則惕然引咎爲不燕食曰某

學無似辱父命矣故卽儕友之驕蹇自負者引與列坐必  
訥然自失其誠足以感人如此謂諸弟子及不孝曰讀聖  
賢書當知聖賢所著實處口中讀過心上想過身子做過  
隨處還他一箇根柢方曉得聖賢書上道理不是欺人讀  
書以致誠也若只口裏誦誥筆下揣摩縱然掇拾功名何  
益於己此之謂不知學又曰學者誦法古人卽我便以古  
人自待故富貴等之浮雲生死可在朝夕皆今人所視爲  
希奇見識而古人譬之日用家風凡一切世俗所爲者非  
不欲爲直不屑爲耳信乎讀書人恁地尊貴彼趨走羶市

者自輕自賤耳大人素豪於酒一日賓朋盈座忽辭疾不樂伏枕而涕不孝請之曰而大父素強飯尤強於酒後飯昨予侍宴見數爵之後一餐已飽徵其精力之非昔也愧予貧不能養志體俱虧今日撫樽獨何顏歡笑乎謂不孝曰而知家世之何以與何以敗乎憶予始祖以淮上布衣負耒至前亭惟世世守耕家聲曰振至高祖手闢百頃曾祖手闢三百頃使子孫弗鄙薄前功至今勿替可也顧後人以耒耜爲俗具而塵尾唾壺是求百年之業一朝而隕由是觀之守祖業者漸以昌棄祖業者忽以殃數筭一犁

是子家世之赤玉天球也而幸克守志事使子孫能逮則讀不能逮則耕敦行弗怠卽爲無忝垂示久遠以爲後法一日不孝戲累奕棋盡三十二子不墜誇示於人大人曰偶然耳更爲之後累三十一子有喜色大人曰墜矣墜矣加一子果墜大人笑曰固知而之墜也不孝曰何以知之大人曰始而之累子也不知己之能盡累也心小則和懷憂懼之心而濟以恭莊之容故能及也此一貫之所以爲山也旣而更爲之也旣已自恃其能而又欲誇所能於人驕吝橫於中而技巧張於外能逮乎三十一子已倖矣而

復自滿焉以爲此一子之立成也以爲此一子之立成者  
意中已無難乎此一子也始也子子而難之故累三十二  
子而有終既也子子而易之故累一子而弗克此一簣之  
所以未成也夫恃則弗盡其能驕則弗卒其功能復七十  
二城而力屈於一狄而知之乎是以君子戒其盈也又曰  
方其子之墜也何以處下者不墜而最上者先墜又何以  
諸子盡墜而一子終不墜夫此最上之一子者巧之至也  
功之成也名之歸也然禍患立至焉卽倖而有成亦業業  
不能終朝不若最下者有磐石之安也甚矣處下易而處

上難也故上有下心者享成下有上心者殺身故君子不  
呈巧不居功不炫名不孝弱齡卽侍大人讀見大人於篇  
集中凡有得者必沈酣哦咏通夕不釋諸手又數年見大  
人隨讀隨過手不停披卽諸弟子所構義一經評駁隔歲  
話及詳其本末不遺不孝怪而請之大人曰不亦善乎是  
非敏銳之候殊惟覺甘苦之有異耳大抵專則力深靜則  
神永予自能言時迄茲自覺心無異好手無異營昔所憤  
憤者今已了了舉其大端安所礙隔乎古人云境透神來  
意在專與靜之謂也王母嘗謂不孝曰而父幼而訥跬步

而後能言十歲始能成誦則大人一生純篤可知已終以  
才命相左弗克成王父母之心歲辛亥疽發背卒時不孝  
隨大人塾於三橋周氏屆清明節治笈將歸夙興撫不孝  
曰予勝後患一癩不孝睡夢中聞語剌然驚慄通體汗冰  
引不孝摩之戰不能已大人問曰兒何爲不孝噤聲曰不  
知也噫泰崩梁壞魂魄俱飛其有神者告之乎至是成疽  
隨入郡就醫於舅氏數日疽潰諸父問後事曰而兄涼德  
天降之凶使先二老而逝此身罪孽更有何言而兄弟其  
善視白髮無傷衰暮之心則予死無恨我死做穰敗葦浮

土不封使速朽以彰不孝之罪可也復從容呼不孝曰授  
兒我死之後爾將何爲泣曰讀書曰世守也無廢業讀書  
何爲曰做好人曰好人不易也女知如何是好人對曰掇  
魏科曳朱紫者是好人斥不孝曰去更思之是貴人非好  
人貴人恒有好人不恒有不孝懼跪而請曰夫子有言必  
孝親忠君者是乎大人頷之曰是也然女抑又知若何而  
孝親若何而忠君乎對曰顯親揚名致主委身大人有闕  
曰噫猶夫掇魏科曳朱紫者也飯蔬飲水非孝乎草莽氓  
隸無忠乎無念弗愛孝也本之臨深履薄以來無行弗謹

忠也根之質影盟衾而達予日者盡志盡力以迄肫肫擬  
示於爾一念之煩一動之微莫不以此相質答誠以吾儒  
一生事業文章有待惟此忠孝兩者無待有待者有時或  
輟無待者無念可寬誠能當下猛提終身不悔裕之有素  
用之不窮他日顯揚委致取諸懷耳爾力體此訓則予一  
生心蹟死且如生予一窶儒無物遺女所貽女者獨此永  
訣數語耳不孝伏牀下悲不自勝大人正色曰爾將以佩  
服爲孝乎涕泣爲孝乎今予啟手啟足之時正而思志思  
事之日也奈何作此兒女小態徒亂我中命援筆書之訖

命不孝覆讀有响復起改正數字既又曰敬身行己之道  
莫著切於禮吾欲授而未逮以爾賦資佻忽躁而寡恒其  
能管束身心者此經是也每讀禮言當如耳聞予訓命具  
衣冠舉筭出經肅手授不孝不孝再拜受展誦樂正子春  
下堂傷足一章爲反覆指示未竟忽嘔血數升昏暈而絕  
時三月一日子刻也於是異香氤氳滿室又有白鳥入庭  
飛鳴淒惋如有所迂既一刻而復喟然嘆曰予父五十年  
教育獨至於予予竟奄然先逝天平必不使某終養乎蓼  
莪之恨賁於重泉斷籟淒風當時聞某涕泣也強起南向

再拜痛咎之言不絕於口命正衾斂體而卒嗚呼是則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乎時體息耗潰奄如懸絲顧心志肅毅注意深遠詞旨清切口不及私其所以垂訓不孝者卽其所奉以終身戰兢臨履之言不愷切於此矣大人專思力行於書無所不讀而謙退廉抑訥訥如不出諸口處已易而正與人醕而有恩終身無疾遽之色人亦藹然親之睦友仁衆撫孤憫窮皇皇若不足孝慈蓋其天植云先考生於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九月十一日卒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三月初一日享年五十前妣後塘胡氏太學生守

白公女生於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卒於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享年三十生妣武進陶氏高士雲海公女生於萬曆六年戊寅十二月十五日卒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月初十日辛亥三月合葬虞山祖塋之側享年二十有八生子一卽不孝允錫原名靈授丁丑科進士娶宜興陳氏娛濱公女生孫一名驥孫聘同邑陝西左布政雲瞻徐公孫女生孫女二一字武進麻城令羽公孫一字無錫山西太學生爾亮楊公子嗚呼不孝錫痛念家世凌替無足舉似以爲大人長者道惟是孝友遞承力學敦行一脈猶能

兢兢奕世以無罪悔於今如王父以今人而篤古之修與  
父五十而深孺子之慕非祖宗之訓行弗行非祖宗之訓  
言弗言醕厚餘風良可思也至若王母恭儉以率而內外  
克修二母勤孝而生死靡閒竊謂閭德實嗣徽音其所以  
克成王父者有自來矣側聞古仁人君子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必從而嘉與之又從而咨嗟詠歎之使之必傳而後  
快乞大人長者輩原意鑒情特加椽史勒之貞珉俾示子  
孫惟不孝不僅以為幽明之榮而直以為仁人忠厚之大  
德也苦塊伏頓不勝懇禱淒惋之至崇禎十年丁丑長至

日不孝男允錫百稽顙謹述於虞山廬次

全集卷六終

邑後學

周達善蘭笙  
胡彬式之重校  
周保頤墨



全象卷六

日修學問

克成王父者有自矣... 善行必從而嘉與之又從而容... 快之大人長者蒙原意盛情特加... 孫惟不孝不仁以為幽朝之榮而... 且不幸與代越百餘年...

堵文忠公集卷七

序文

宜興堵允錫仲緘著

自壽文

辛未丑月之酉是為予之誕期於時生三十一年矣積日月而數之則適符夫既壯也古者三十年為一世今人則以生歿為一世然而耄耄以外五十則不歿考古證今其於寄旅也蓋過半矣且此予平生大難其為三十也非猶夫人之三十也艱楚備斯壯心無似撫今追往慨從中來乃自為文以哀之勞之抑以勉之其言曰嘻而之三十也

憶而父母未有而時艱於得而禱而於茅峰夢而有祥厥  
月誕彌斯日斯酉而生父母喜甚以爲得而而育之教之  
以至於今則將食而之報以慰厥劬也遙度而此刻之嚶  
啼能動父母無方之色笑不謂哀而之不辰也十歲以上  
母重於父六歲而有母喪十歲以下父重於母十一歲而  
有父喪寄飼於人不知飽饑在天之隅不知南北瓊尾諸  
父謂他人昆生產蕩然薦以凶荒而不意有而之今日也  
而之得有今日也猶而今日之幸也兼以而之阨憫受於  
天而之迂蹇成於性成童而降便已弗肯俯憐加之冠而

崛強自戾蓋可知己用是動輒觸藩坐而賈禍困踣顛躓  
無少善狀繇今考之而之有日也不啻其有歲也勞者勞  
之其犒而以一觴乎然而瘠虎弗儕食饑隼弗群啄而之  
堅匏弗宜於時而奈而何以而爲聰明而何爲乎茹蓼而  
衽矛以而爲充替而何爲乎察耳而炯眸三十年來以前  
之而不意其猶夫三十年來以後之而也夫謂今日以後  
之而必當有甚異於今日以前之而也者則而之言曰非  
而之得自主也而平生良大難豈至今日言之易然而試  
自叩思而悔而尤三十年於今弗怨艾乎而白而堅三十

年於今弗貞操乎而箕而裘而無似也而暴棄乎而甘而旨而無及也而醜毒乎古人有言匪揚之名在於敬身能敬其身歸名於親繇是觀之卽今日之而以觀而亦自有今日之無忝也念而被刑之餘肢體意氣逮壯已衰顧此耿誠猶堪餘賈朝聞夕可必期頤耄耄乎哉桑榆見義尙足蓋夫東隅而一生事正爾就新無自憊也於是復犒而一觴以爲而壽曰坎伐檀兮河之干荏柔木兮言之緡於緝熙兮敬將彼君子兮無恆安坎伐檀兮河之側茲後患兮懲并整於在天兮敬世德彼君子兮無恆息

後自壽文

丙子季冬八日客居長安適逢誕辰興懷悲泗感予弗類以忝所生也既復念世俗每於茲日多作吉慶怵說之語以相稱壽豈僅爲諛亦以喻志也爰輟哀思備予意中期許莫必之事列豆奉觴而陳之客曰憶而髫童父授而業而長習之守而弗失顧而之慳屢奮而蹶輒起中夜憤思清切鼻吟髭哦窮與堅集而志在遇哉顧將使而夕之謀而且之得也其壽而以一觴予曰唯唯是予先子所屬意也先子曰若繭有絲纒則引之若玉在璞久斯薦之而懋

故予敢怠諸敬受爵客曰相而之容不越三尺僬僬僂僂  
濃眉厚鼻相而之囊刃牀弧室而時顧之勃其生色掀顙  
戟臂力不度德抗言古人淒其徒壁而志在名哉顧將使  
而朝批螭驪之鱗而夕馳龜茲之側也觴再行予曰唯唯  
予夙奉教於先子也曰相鳥有翼豈非以名彼菌斯華是  
曰無成而懋哉予敢怠諸敬受爵客又曰嗟而之癯鵠衣  
鷺裳嗟而之窮食曝臥霜而之不遑智短思長伏枕呻息  
勞豎在盲貪餌不多恃藥若漿而時攢眉憂之欲狂而志  
在壽哉顧將使而苟之在室而觥之稱堂也觴三行予曰

唯唯憶予先子之艱於得予也先子曰句曲之峰夢與而  
齡厥齡惟而是育是勤而慎旃哉予敢怠諸敬受爵客又  
曰相而有室既弗肯構相而之蠱式幹克後而曰閔予遭  
家之疚縣惟斯朕何天之相而志在多男哉顧將使而蠡  
之集室而麟之在囿也觴四行予曰唯唯是予先子之恩  
勤未逮者也憶予先子仲父六行惟予一孫及昆在堂弱  
息如縷黯焉心創予惟皇皇哉敬受爵客曰必祿必名多  
壽多子天之篤物因材而已古之任人困處而亨必饑必  
勞增志益能而紛受之以及於今能礪骨紉筋窮可見乎

能貞志壯節貴可賤乎能舍命不變乎能保身以哲乎雖然予之相而固多慾人也尙而好貨不貪好爵不戀好剛而能爲理屈好巧而能爲道拙好天之福而不苟取好己之名而不妄處勿怠勿倨以爲而遇不柔不矜以爲而名慎行靜言以爲而年式穀戒醜以爲而後顧將使而動之有吉而往無不利也觴行闕予蹙然曰嘻其難哉殆予先子隲佑於子以大厲於子也予敢曰不敏敬起再拜受爵辭曰南山有白鳥翯翯解其羽濯露舉朝英紉霞浴秋渚振起霄漢間莫敢或追處胡切作蒼梧儀夕覽岐山翯蒼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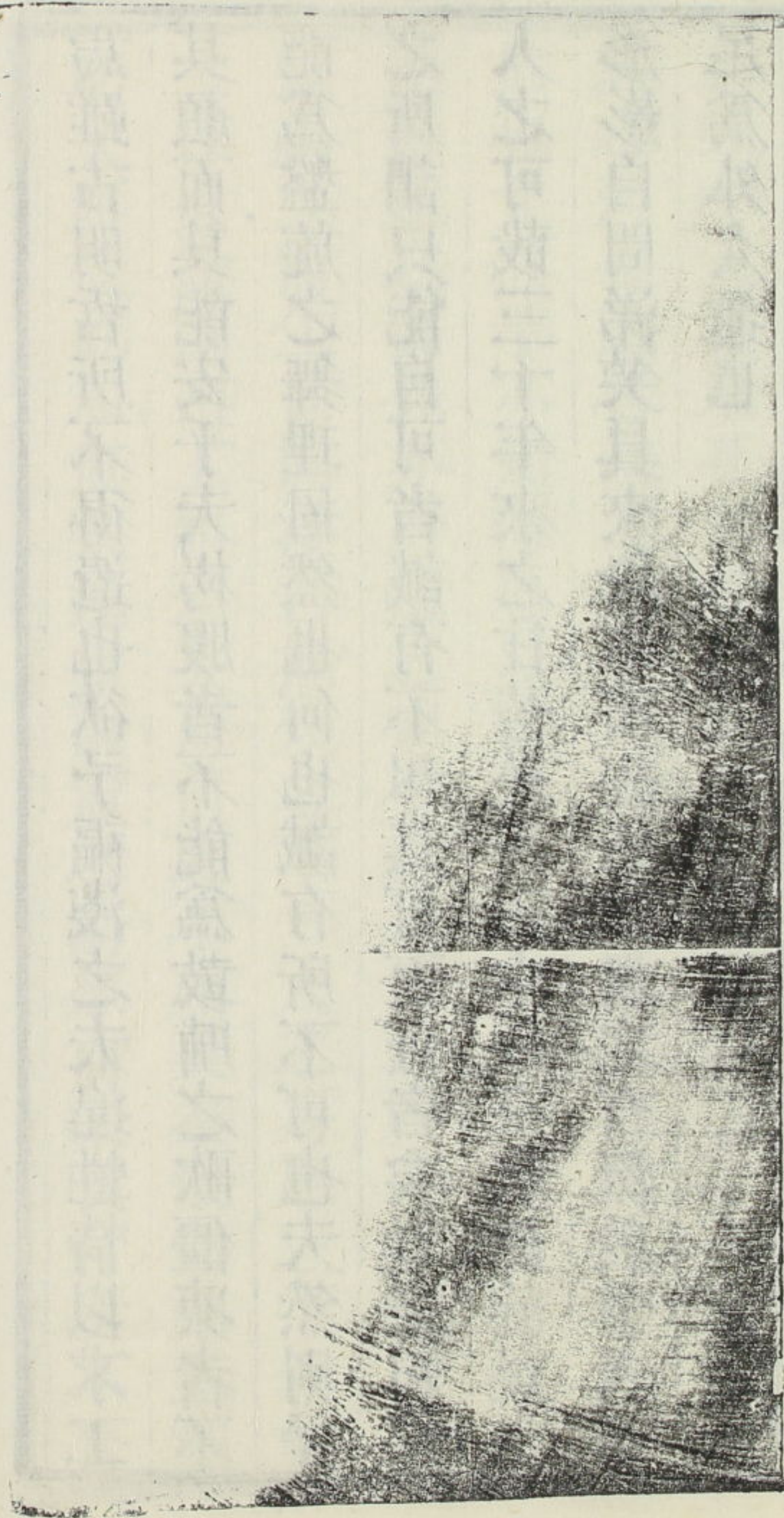
丈夫志介石君子貞暴日濯漢光豈受霜露侵長夜互碧落蘿薜風亭亭願言獲我心明發誦先人

詩集自序

予十四五時率恣力言詩閱三十年來不知倦特鈍甚每  
意之所觸格格不出口又淫淫不能去已有積日僅成者  
有歲月後成者稍不愜則又委棄故半身所得百數十題  
而已其閒甘苦幾歷三變初十年求字字有異於人四十  
年求字字得當於人近十年始少此離彼合之致惟自得  
己志則淋漓數過以是爲快入口能甜回咀近辣此種况  
味遽難語人故先額耐可謂耐吟之而得可也至是覺性  
情各異如人眉目非卽一致所謂可者只能自可未能可

人之可也雲陽袁叔啟好事爲合兩可而梓之又歷數年  
間爲憤激之句十五離愁之句十三卽或瀏濫興會眈眈  
爲娛率又山水孤僻離鼓蹇傲如毛褐野老不可與於冠  
裳之列也識者譏之曰夫夫也好不祥語以自處其以沒  
世也允然予亦知悔思以改步乃邯鄲未肯蹢躅已隨豈  
僅得賦之偏抑亦所遭之拙少鮮民長淪賤甫通籍而憂  
危禍變備生世間淒苦摧殘之事一人之身歷三十年如  
一日也播遷如工部愁矣而前此不如其泰骯髒如彭澤  
窮矣而後此知無其逸併兩賢之窮愁而深嘆有所不齊

焉雖古明哲所不得遣也欲予褊淺之夫違性情以求工  
其顏面其能安乎夫枵腹者不能爲鼓嘯之歌僵凍者不  
能爲盤旋之舞理固然也何也誠有所不可也夫然則予  
之所謂只能自可者誠有不知其可而可者矣豈強以求  
人之可哉三十年來之甘苦於詩三十年來之周旋於詩  
形影自問涕笑具來身志所經情理遇之有深於予者不  
足爲外人道也



告主文

予曾祖妣佑啟後人慶衍澤長時孫未生溯厥水源穆焉  
情深於王父母遭家之艱時孫之生載笑載言父飯疏食  
又後寡孫孫居第二謂孫聰明不食孫報相繼而零哀哀  
父母辛苦惟兒方未得兒禱斯頌斯其既得兒恩斯勤斯  
哀哀父母誕兒自孳彌月誕兒奄奄邁疾母也恃藥兒也  
恃餌忍藥舖兒兒號母泗母曰兒餌予藥罔功長與兒捐  
哺兒不終弱草威霜冽風脫葉莫知兒哀惟看兒瘠兒啼  
不寢惟父之肱兒飢不餐惟父飼唇唇燥肱折不曰父勤



兒離母歡冀兒勿嗔兒慧能讀父則告之兒病成羸父則  
憊之兒怙且佻父則撻之撻兒不懼拭涕麾之兒不識母  
父不再婚痛嗟孽兒不可與親依海海竭依岱岱崩痛哉  
吾父兒邁之屯祖毫在堂父奄其賓兒號牀下父黯無言  
窶父弱兒絕續一線兒如有知兒自勉旃半生父苦天不  
父延父目不瞑日在九京痛嗟孽兒天薦之禍物莫不詳  
行者顧唾祖殂西河母亦旋墮孽兒熒熒厥遷是播豈無  
仲父瑣尾而凋豈無戚屬哀然而驕我歌行野中夜永號  
誰謂荼苦惟兒夕朝兒苦不惜兒父劬勞六歲兒哀十歲

兒孤弱嬰患疾壯罹窮途字不可食文不可祛行則觸藩  
坐則在囿向人不歡自顧憎愚飢斯寒斯困斯衡斯拂斯  
亂斯兒則備諸痛兒無父厥經在笥痛兒無母厥捲在皮  
兒不終苦陟降在茲父兮母兮生死護兒酸橄甜回僵梅  
暄滋孽兒熒熒永言保斯廿年兒苦一朝君榮我弁拖紳  
欲歸何從顧父則贖呼母不聽何以求之衰草長松白雲  
在天邈其淒風陟岵陟屺捲涕狂呼兒今能食不勞母哺  
兒今已長不煩父劬兒今有婦漿脯是知有子有女繞庭  
以娛潔牲在俎清酒在壺兒能歡父兒能歡母不遠在天

將其來處痛嗟孽兒天不爾宥爾則有苦爾生是受爾有  
 承懷標心自咎木戰風顛瓶罄詬父兮母兮非禾伊莠  
 爰掃我廬爰攝我齋陳饋設簋將祝侑尸列祖在天孔惠  
 孔時哀哀父母痛哉孽兒勿兒終棄羹茲牆茲嗚呼有哀  
 尙其歆之

告主文

嗚呼祖考生兒之屯兒生不辰備之百辛人亦有言生兒  
 克世兒惟不臧隕予是懼哀哀皇考嗚兒有成曰兒勉旃  
 纘紹先人哀哀父母生死殉兒曰予不惜兒克卒之莫高  
 匪天惟兒則跼痛兒所怙天傾西北莫厚匪地兒足惟踏  
 痛兒所恃地圻東南不覆於天不載於地譬草則萎木則  
 屏棄熒熒兒苦靡有夕朝歸於何所中夜永號兒幼苦啼  
 兒長苦飢淒霜凜雲長於兒悲兒之無知徬徨在墟兒之  
 有身哀而無祿悵於白雲在彼空谷兒之有祿厥身非兒

雲深谷寒不遑兒辭載築我廬載哀我裳永言思服樂樂  
在岡瞻彼高岡將予就止於昭在天陟降覲止入斯庭思  
出斯行思夙夜匪懈緩我思成兒號父聰優然歎息予以  
求之颯風蒼柏兒勤父惜屬乎羹牆于以求之薛影覆行  
朝斯于邁夕斯歸處靡往不來日之云暮君子于役曷云  
能還歲月云暮土坼冰寒痛兒之棘棘兮莫之能苦也瞻  
蛄之無木兮於彼巉巖石也有雀者壘築之橐橐非兒則  
爲將君子之樂只有阪者原藝之每每匪兒則爲將君子  
之于在鬱彼析薪其葉涓兮匪兒則荷將君子之于析兮

中唐有巖刈其棘止匪兒則構將君子之于室止冬日栗  
栗飄風發發木號雲啾啾焉兒泣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百  
芳具腓兒惟勞瘁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兒之有哀莫予云  
處浩浩昊天覆於下土厥德罔窮亦莫我有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莫知兒哀奄焉其除痛兒之孽九月居桐不自悔  
遷葬予于蜂矧茲宛鳩言飛於昊肅肅羽譙三人自悼明  
發永懷不遑靡盬心之憂矣曷其歸去皇皇祖考世德在  
天不遠鑒兒氣動志先遺訓在耳厥緒惟新一誠無悔孽  
祀迄今勉予小子時惟前烈敬哉惟時毋忘厥業方將兒

力生兒四方翹首南瞻白雲在天愴哉九京復與兒訣守  
志弗辱靜言惕息釃酒維醴潔修維粢潛焉其泣莫知兒  
思遭家之疚邁屯之時休哉所敦永言保茲嗚呼尚饗

祭余守府師貞文

維崇禎十五年十月之望長沙太守宜興友弟堵允錫謹  
致祭於明故守府將軍雲岫余公之靈曰嗚呼余公既智  
且仁奮騎逐賊舍生而成精爽不滅功澤在人人各有心  
於公是憑於以尸之廟貌孔新於以祝之蒿愴氤氳載刻  
我桷載涓我辰載醴我酒載潔我牲于以奠之苾其纘紛  
小兮 泣泣其零初奠者誰長沙太守握符秉旄鎮蠻  
殄醜一朝不戒羣豕突圍揮戈投袂子先羣後欲報使君  
自無全寇子害不恤子功不有鸛性逐爵若天而投公其

歸來酌公以酒嗚呼酒初行兮酒氣香肅我冠兮禱我裳  
 功在社稷兮不忘名成十二兮無雙再奠者誰軍主堵公  
 整師逐賊予推子鋒絕流星馳武服是供長策決圍短纓  
 驟風奪賊之魄顧盼益雄勵眾作釜賊魚於中折首纍纍  
 有嘉乃功生氣殺賊勁氣在穹嗚呼酒再行兮酒味冽放  
 予歌兮雙劍白將軍陣上兮戰急將士廟中兮髮直三奠  
 者誰友生堵子憶公初生與予同齒十載周旋我我爾爾  
 正氣則存良友已逝死喪孔懷於我無所惻惻中宵隱憂  
 未已瞻彼江流鼻泗潏泚殲我良人子予之臂嗚呼酒三

奠兮酒聲哀死千秋兮生誰歸將軍俎豆兮崔巍故人樽  
 酒兮徘徊嗚呼哀哉尙饗

全集卷七終

邑後學

吳彥昭應笙章鍾海養源重校



